

·版本研究·

《雪窦录》宋元本旧貌新探：
以东亚所藏该录稀见古版为中心

商海锋

内容摘要：重显《雪窦录》为北宋前期宗门语录之首。其成书始为七集八卷，初以写本流传，神宗朝奏请入藏未竟，初刻不晚于徽宗大观二年（1108）。南宋宁宗开禧元年（1205）再刻，由雪窦德云主持，宁波刻工洪举执刀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“雪窦四集”实该刻存世孤本。理宗淳祐元年（1241）该录东渡日本，镰仓时代正应二年（1289）由东山湛照主持，以开禧本为底本覆刻成三刻，是为五山版初期代表，日本东洋文库藏该刻唯一足本，据其可补已佚之宋僧德云《序》。元泰定元年（1324）宁波刻工徐汝舟执刀成四刻，石川武美記念图书馆、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、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各有该刻零本，据其可补已佚之元僧如芝《序》、自如《疏》。“雪窦七集”自南宋中叶起，按语录、偈颂、诗歌之体裁分装三册，其再、三、四刻皆为十一行本之同一源流。该录至明初建文朝始入大藏，此后即略去《颂古》，至明末《嘉兴藏》已不复宋元旧貌。

关键词：雪窦七集 宋本 元本 五山版 东亚文献交流

一、绪论

作为北宋前期宗门语录之首，有关雪窦重显（980-1052）《雪窦明觉禅师语录》（简称《雪窦录》）宋元本之旧貌及其于古代东亚之流播，有诸多关键当予厘清^①。

①此前的相关研究，参永井政之：《雪窦の语录の成立に关する一考察：云门宗研究の为の文献整理》，《驹泽大学大学院佛教学研究会年报》第6号，1972年，第82-94页；柳田圣山：《雪窦颂古·解说》，入矢义高、梶谷宗忍、柳田圣山：《禅の语录15》，1981年，第281-304页；椎名宏雄：《〈明觉禅师语录〉诸本の系统》，《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论集》第26号，1995年，第201-234页；黄绎勋：《雪窦重显禅师生平与雪窦七集之考辨》，《台大佛学研究》第14期，2007年，第77-118页；黄绎勋：《雪窦七集之研究》，待刊。

首先,通行之《大正藏》所收《明觉禅师语录》^①,其底本乃《嘉兴藏》所收崇祯七年(1634)刊本,仅六集六卷,不但文字讹脱,更且编排淆乱,胡文楷(1901-1988)早指其“非宋刊旧第”^②。实则该录自明初《建文南藏》^③已为六集,而与宋元本划然有别也。

其二,该录传世原典固至为稀见,然无论宋元旧本抑或日本镰仓、南北朝时代之覆刻,乃至宋元人、五山僧之记述,无不证明其于明代以前皆为七集八卷本,即所谓“雪窦七集”,然自瞿镛(1794-1846)乃至新近的《中华再造善本》该录提要,皆误以“雪窦四集”即其足本^④。

其三,该录于雪窦禅师生前即已成书,很长时间仅以写本单独流通,至明初始得进入《大藏经》,然极少有人了解,其曾于北宋神宗朝有过一次入藏努力而未竟,后于北宋徽宗朝得以上版,是为已逸之《雪窦》初刻,以上均据罕见的域外文献始得予以证明。

其四,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“雪窦四集”零本乃该录存世之最早古本,民国间印入《四部丛刊续编》,今亦影入《中华再造善本·唐宋编》,虽瞿镛早据“廓”讳而认其为“宁宗后刻本”,然至今学界未了其确切身份,即南宋开禧元年(1205)本。

第五,日本镰仓时代曾有《雪窦录》五山版之覆刻^⑤,今东洋文库所藏正应二年(1289)版以南宋开禧本为底本,乃五山版禅籍初期代表作,又为举世所存该录之惟一足本,虽早为日本学界影印、利用^⑥,然其重要性尚未为中国一方所熟知。

①高楠顺次郎编: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卷四七《诸宗部四》,东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,1991年,第669-713页。

②胡文楷:民国二十三年《跋》,《雪窦四集》卷末,《四部丛刊续编》,商务印书馆,1934年。如将《雪窦塔铭》作者吕夏卿荣衔从“朝奉郎、尚书度支员外郎、直秘阁、兼充史馆检讨、实录院检讨官、同知太常礼院、兼□事骑都尉、赐绯鱼袋”的41字,大幅缩水至20字。

③需留意者,明初所刻首部大藏,非中日学界长久认知的《洪武南藏》,而是《建文南藏》。民国二十三年,此藏孤本重现于四川崇州上古寺,今藏四川省图书馆。详参李富华、何梅:《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》第九章《明官版大藏经研究》第一节《初刻南藏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3年,第375-406页。

④瞿镛: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二十集部二,光绪四年常熟瞿镛罟里家塾刊本,叶八至九。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编纂出版委员会:《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·唐宋编·集部》,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13年,第599页。

⑤五山版《雪窦录》有两刻,即镰仓时代正应二年(1289)及南北朝时代(1336-1392),前者除本文重点介绍的东洋文库藏本外,石川武美记念图书馆(旧成策堂文库)、国立公文书馆(旧内阁文库)亦各有零本,后者则石井积翠轩文库、五岛美术馆(旧大东急记念文库)各有零本。

⑥椎名宏雄:《雪窦明觉大师语录解题》,柳田圣山、椎名宏雄编:《禅学典籍丛刊》第二卷,京都临川书店,1999年,第369-372页。

第六,《雪窦录》尚有一稀见之元泰定元年(1324)版,学界历来鲜有论及,今东京石川武美纪念图书馆、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、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各有其零本。而台北所藏者又尤需留意,无论晚清、日本乃至台湾历来误以其为“宋本”,该本于晚清曾回流大陆,历经战火劫难,终流落台湾,其于近代东亚书籍之流通,堪称一经典案例。

本文即围绕以上诸方面,综合利用东亚三地(中国大陆、台湾地区、日本)所藏稀见古版(宋版、五山版、元版),庶几勾勒出完整的《雪窦录》宋元本旧貌,及该录于东亚古今流转的清晰脉络。

二、《雪窦录》北宋写本及初刻

最早明确记载《雪窦录》所含各集名称、次序及其编者之文本,为北宋吕夏卿(1018-1070)所撰《明州雪窦山资圣寺第六祖明觉大师塔铭》,该铭撰于雪窦禅师辞世后不久的北宋英宗治平二年(1065),其云:

自师出世,门人惟益、文珍、圆应、文政、远尘、允诚、子环相与哀记提唱、语句、诗颂,为《洞庭语录》、《雪窦开堂录》、《瀑泉集》、《祖英集》、《颂古集》、《拈古集》、《雪窦后录》,凡七集……治平二年乙巳岁二月五日。^①

故北宋《雪窦》一书实为七集本,据吕氏《塔铭》可称其为“雪窦七集”^②。

《雪窦录》曾于北宋时代有过一次入藏的努力,只是未竟其功,且此事鲜为人知。该录虽于重显圆寂前即已成书^③,然此后数十年间仅以写本流传。北宋神宗元丰三年(1080)《崇宁藏》开雕。晚于《开宝藏》、《契丹藏》,《崇宁》为汉文大藏经之第三部,虽号称史上首部私刻大藏,然其选目仍笼罩在官方影响下。与太宗朝之《开宝藏》专收印度原典^④不同,《崇宁藏》首次收入了北宋当代禅林撰述,皆奉旨入藏,即北宋真宗景德间(1004-1007)道原(生卒年不详)《景德传灯录》^⑤,北宋仁宗嘉祐七年(1062)契嵩(1007-1072)《传法正宗记》、《辅教编》,南宋孝宗乾道七年(1171)宗杲《大慧普

①《雪窦行状》,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藏元泰定本,叶四。按:关于《雪窦行状》自身的文献问题,后文另有论述。

②当代学界明确使用“雪窦七集”这一概念者,首推黄绎勋《雪窦重显禅师生平与雪窦七集之考辨》。

③据椎名宏雄前揭文之考证,七集最晚者为《颂古》,成书于北宋仁宗宝元元年(1038)。

④蓝吉富:《刊本大藏经之入藏问题初探》,《中华佛学学报》第13期,2000年,第167-178页。

⑤雪峰蕴闻:《进大慧禅师语录奏札》,《大慧语录》卷一,《中华大藏经》第77册,第129页。

觉禅师语录》^①。然而正如《大慧录》得以入藏乃由宗杲弟子南宋僧雪峰蕴闻（生卒年不详）之奏请，作为雪窦重显再传弟子的圆照宗本（1021-1100）也曾有神宗朝（1067-1085）有过一次相类的请旨努力，唯其事未成，且细节久为中国一方所遗忘罢了。缘据十八世纪江户日僧大智实统（生卒年不详）所言：

大宋赵太祖之后，第六主曰神宗……圆照本公请以《雪窦录》入藏，
时中书省诸大臣……不许入大藏。^②

实际上，《雪窦录》之首次入藏，已是明初建文元年（1399）《初刻南藏》^③时候的事情了。

虽神宗朝未能申请到入藏资格，然不晚于徽宗大观二年（1108），《雪窦录》以零本私刻的形式首次上版，使此书进入刻本时代。陆庵善卿（生卒年不详）的《祖庭事苑》成书于北宋后期，是古典时代禅林初学广泛使用的禅宗注疏之一，其于《雪窦录》的训解占据全书最大篇幅^④。《祖庭事苑》自身，初刻于北宋徽宗大观二年（1108），再刻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（1154），然上述两宋本皆已亡佚，今人所见该书最早版本为日本南北朝时代（1331-1392）京都南禅寺覆南宋绍兴版，今东京三井文库有其初印本^⑤。正是陆庵于该书中的几条校语（详下表），提供了有关《雪窦》北宋初刻的最关键证据^⑥。尤为可贵者，陆庵校记之所据乃《雪窦》已佚的北宋“四明写本”^⑦：

	《雪窦录》 ^⑧ 子集/叶	原文	《祖庭事苑》 ^⑨ 卷/叶	校记
1	洞庭/八	道远乎哉	一/三十八	触事而真，意旨如何 第七板第四行上脱八字
2	拈古/十九	示众云	二/二十六	俱抵和上 第十六板十二行中脱四字

①雪峰蕴闻：《谢降赐大慧禅师语录入藏奏札》，《大慧语录》卷一，《中华大藏经》第77册，第129页。大慧著述虽晚至南宋始入藏，仍属《崇宁藏》“续刻”部分（《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》，第185、186页）。

②大智实统：《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种电钞》卷一第三则“马大师不安”，江户时代樱町天皇元文四年（1739）刊本，东京大学驹场图书馆一高文库藏，叶四十二。

③《初刻南藏》第598号“军”字函收《明觉语录》（椎名宏雄：《洪武南藏の入藏禅籍》，《驹泽大学禅研究所年报》第17号，2006年，第1-17页）。

④关于《祖庭事苑》自身及其与《雪窦录》间关系的详尽研究，参黄绎勋：《宋代禅宗辞书〈祖庭事苑〉之研究》，高雄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，2011年。

⑤川濑一马：《五山版の研究》上卷，The Antiquarian Booksellers Association of Japan，1970年，第112、409页。

⑥椎名宏雄：《〈明觉禅师语录〉诸本の系统》，第227、228页。

⑦《祖庭事苑》卷四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南北朝时代五山版，叶五十七。

⑧《雪窦录》，日本东洋文库藏镰仓时代五山版。

⑨《祖庭事苑》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南北朝时代五山版。

(续表)

3	祖英上/三	轻触	三/十八	不轻触 第三板第一行脱三字
4	祖英上/三	孤	三/十九	运孤明 第三板十三行脱“运”字

上列校记中,尤需注意的是第2、4条中的两则校语,分别提到“十二行”和“十三行”。这意味着睦庵所见者是每半叶不少于十三行的版本,又因《雪窦》存世之南宋、五山、元版,无一例外为每半叶十一行,由此推知,作为《祖庭事苑》底本的乃完全异于今人所见《雪窦》各版的北宋大观版。此本即《雪窦录》已佚之初刻。

最早著录《雪窦录》卷帙者,为成书于南宋初年的晁公武(1105-1180)《郡斋读书志》:“《雪窦颂古》八卷。右皇朝僧道显撰,居雪窦山。”^①晁氏将雪窦诸集归于“颂古”一名固然有误,然其所见之数,却正是雪窦全录总卷帙。

三、《雪窦录》南宋再刻及五山三刻

《雪窦录》二次开版,在百年后的南宋宁宗开禧元年(1205)。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的“雪窦四集”零本,正是此版存世之字内孤本^②。该本左右双边,十一行二十字,“廓”字缺笔以避宁宗赵扩之讳。其于中国学界自清代以迄今日皆知为宋本,然详明的付刻时地及历史意义,均亟待澄清。

此本含四集,为《颂古》、《拈古》、《瀑泉》、《祖英》。题签“宋板雪窦语录,泰兴季氏秘籍,芥瓶室藏”,《颂古》卷首钤朱文长方印“季振宜藏书”、朱文正方印“臣墉”、白文长方印“铁琴铜剑楼”,故递藏乃从季振宜(1630-1674)至刘墉(1719-1804),再至瞿镛(1794-1846),《祖英》卷尾刊记“四明洪举刊”。该本民国间影入涵芬楼《四部丛刊续编》^③,今收入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唐宋编^④。正如椎名宏雄先生所指出,四集本透露出一重要消息,即其恰是七集中偏于偈颂、诗歌两类者,而外此之三集即《洞庭》、《开堂》、《后录》则均为偏于语录一类者^⑤。

①《宋槧袁本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》志三下“释书类”,《续古逸丛书》三十五据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南宋理宗淳祐九年(1249)本影印,商务印书馆,1928年,叶三十八。

②《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》称此本为“全帙”,袭瞿镛之误,且未精判付刻年代,仅断为“南宋中叶”(第598页)。

③张元济:《四部丛刊续编》集部,商务印书馆,1934年。

④此本总题名《庆元府雪窦明觉大师集》,收入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唐宋编集部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影印。然再造本起首数页有损逸及补抄,且打乱了四集旧有的装帧次序,故四集最善影本仍为《四部丛刊续编》所收者。

⑤椎名宏雄:《〈明觉禅师语录〉诸本の系统》,第206页。唯其误认四集乃所谓“宝庆本”,其辨详后。

笔者推测,南宋雪窦七集乃据体裁不同分装三册:其一语录、其二偈颂、其三诗歌。首先,比照内典经藏编排的传统体例,此一先语录、次偈颂、再诗歌的样貌,与佛经先长行、再韵文的传统一致。其次,比照宋代别集编排的历史环境,虽北宋崇尚“编年”,然南宋中期转向“分类”是普遍潮流。第三,该录五山版乃开禧之覆刻,合开禧、五山以计宋本雪窦七集之版数,语录类凡 59 片、偈颂类凡 52 片、诗歌类凡 68 片,如此装帧则三册规模大致相当。第四,据镰仓时代日僧著录,当时渡日佛书中确有一部《明觉语》,正为“一部三册”^①。第五,亦为最确凿无疑者,即无论开禧版刊记“四明洪举刊”抑或元泰定版刊记“四明徐汝舟刊”,无不位于《祖英集》末尾,那无疑说明宋元版本末卷唯乃《祖英》而非其他。

若欲确认上述国图藏开禧版雪窦四集的确切身份,即此本之付刻时间、地点及历史地位,就必须认识到其与日本五山版间的亲子关系,此外更应对存于五山版中的开禧本久佚之序文予以充分注意。南宋理宗端平二年、镰仓时代嘉祿元年(1235)日僧圆尔辨圆(1202-1280)入宋,六年后即理宗淳祐元年、镰仓时代仁治二年(1241)返日^②,并随船带走了大量图书,这是十三世纪中国书籍、知识及思想最大规模的一次东传,对其后日本镰仓、室町时代的宗教、文化及制度,均影响深远。学成归国后的圆尔,即日本五山东福寺开山。此次东传之图籍,大多记录于《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》中,该目虽由圆尔三传弟子大道一以(1292-1370)于百年后的 1353 年始编就成书,即并非目中所有皆为圆尔船归^③,然其“收”字部著录的《雪窦明觉语》一部二册、《明觉语》一部三册,及“光”字部著录的《祖英集》一部一册,则是当日随船者无误。缘据今藏东洋文库之五山版《雪窦录》“刊语”:

明觉大师语录,虽传来年久,曾无人开板,今命工镂梓,欲流通将来。

伏愿皇风永扇,祖道重兴矣。时正应二年仲春下旬。三圣住持比丘湛照谨记。^④

是该版雕于镰仓时代正应二年(1289),主持者东山湛照(1231-1291)即圆尔传法弟子,老师圆寂后继任为东福寺二代。其所以能于晚年退隐三圣寺时将“明觉大师语录”上版,恰因继承了老师携来的“明觉语”。的确,比照开禧版与正应版,无论内容、刻风、版式则两者允为“覆刻”关系。除东洋文库外,此镰仓时代正应版《雪窦录》尚有石川武美纪念图书馆、国立公文书馆两处有藏,

①《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》“收”字部第 4 种,高楠顺次郎编:《昭和法宝总目录》第 71 种,东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,1991 年,第 969 页。

②虎关师鍊:《元亨释书》卷七,室町时代永禄元年(1558)写本,东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,叶三至四。

③许红霞:《〈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〉中所载书籍传入日本的时间之辨疑》,《普门学报》第 33 期,2006 年。

④柳田圣山、椎名宏雄编:《禅学典籍丛刊》第二卷,第 74 页。

然前处仅有《洞庭》、《开堂》、《后录》、《瀑泉》，而后处仅有《祖英》，唯东洋一处有其足本——此其可贵之处。

此外，东洋文库本还是存世唯一原样（行草手写上版）保留了南宋开禧版原序的文献，今恭录如次：

明觉禅师住当山三十余年，雷霆诸方。时天衣方主中庄，由是冲、本、秀、夫出，而盛其道于天下。前此盖未闻有刊其语于山中者，及是乃克为之，视钱塘、福唐板本为优。具透关眼者阅之，可以挹清标于百载，启蛰户于玄关，乃知正法眼藏，付嘱有在。时开禧元年仲冬，雪窦住山德云谨题。此序之珍贵，不仅在其为《全宋文》失收佚文，且其乃明确国图藏宋本《雪窦》之刊刻年代、地域、历史意义的关键证据。序者南宋雪窦德云禅师（生卒年不详）史无其传^①，据序文知其于宁宗开禧元年（1205）为雪窦山资圣寺住持，序云“刊其语于山中”所指即该山此寺，而与前述开禧刊记“四明洪举刊”恰成呼应。这意味着开禧版刊地据此亦已明确，正在位于四明（今浙江省宁波市）的雪窦山资圣寺内，而非南宋刻书通常集中的钱塘（今浙江省杭州市）与福唐（今福建省福州市）。

这次开禧元年雕版资圣寺在东亚文化史上的历史意义，学界迄今尚无人予以揭示。其要因不仅在于该序中国罕有人知，且在此前日本学界对“冲、本、秀、夫出，而盛其道于天下”及“前此盖未闻有刊其语于山中者，及是乃克为之，视钱塘、福唐板本为优”两句关键文字的错认、错断与误读^②。据前句，此次刊版实上承神宗朝圆照宗本奏请《雪窦》入藏未竟之努力——“冲、本、秀、夫”之“本”即圆照宗本，这与前述江户日僧大智实统之记述恰亦呼应。据后句，则宁宗开禧之刻实即《雪窦》于北宋之后的二次上版。此外，鉴于禅院“五山十刹”制度的建立至迟不晚于宁宗嘉定朝（1208-1224），而雪窦山资圣寺身为“十刹”之一^③，则其地开版之禅籍，对日本五山版创雕而言很难说未曾产生一种示范作用。五山版乃东亚典籍出版事业之一重要阶段与品类，狭义上讲，其开雕始于镰仓时代正应元年（1288）的东福寺，始作俑者即前述东山湛照禅师。自该年秋至翌年春，半载间东山主持刊刻了《应庵》、《密庵》、《虎丘》、

①据明僧圆极居顶（?-1404）《续传灯录》卷二八，德云嗣法自德慧晖（1097-1183）；清僧行正（生卒年不详）《雪窦寺志》卷四载，德云法系为曹洞宗第十二世。

②柳田圣山：《雪窦颂古解说》，《禅の语录15》，第281-304页。其最关键处在错断为“冲本、秀夫”。实则“冲”为若冲觉海，“本”为圆照宗本，“秀”为圆通法秀，“夫”为广照应夫，四人均均为雪窦再传弟子。椎名宏雄：《〈明觉禅师语录〉诸本の系统》，第211页；《雪窦明觉大师语录解题》，第371页。其最关键处在错认“视”字为“祖”，这直接导致了前后语境的一系列误读。

③有关中国五山十刹制度建立的认识，远不如日本一方清晰，无论史料或当代研究皆然，相关情况参张十庆：《五山十刹图与南宋江南禅寺》，东南大学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18、19页。

《破庵》、《雪窦》凡五录^①。若细察其选刻动机,则不难发现“虎丘绍隆(1077-1136)、应庵昙华(1103-1163)、密庵咸杰(1118-1186)、破庵祖先(1136-1211)”这一显性法脉,及紧接其后的另一隐性法脉即“无准师范(1178-1249)、圆尔辨圆、东山湛照”。似乎东山于前四录之选刻,急于凸显自身法脉渊源有自,堪称南宋以来临济传灯正统,自第五录即《雪窦》始克跳脱此一身份考量,而远绍北宋云门。故而,若将前述《雪窦》宋版暨五山版之刊刻,不仅置于东亚书籍史更且置于东亚禅宗史的脉络下,此两事之互相勾连及其间之历史意义始能彰显无遗。

四、《雪窦录》元代四刻

关于《雪窦》初、再、三刻之讨论既竟,接下来请专论其四刻^②,即元泰定元年(1324)版详情及其在东亚之流布。该刻今无足本存世,唯剩若干零本星散异域,其中石川武美記念图书馆藏《开堂》、《后录》、《拈古》、《颂古》,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、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分藏《祖英》各一。此刻前附北宋德云《序》、元僧如芝《序》,后附《雪窦行状》,其中包含一系列重要信息,又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本学界历来误认为“宋刻”,以上均有待细加分疏。

石川前身即成篋堂文库,所藏元刻《雪窦》分装乾坤两册,乾册尾款“天文十一年壬寅三月初四,于善惠轩下一览之次,叨加朱句耳。瓢山人五十三龄”,坤册尾款“天文十一稔壬寅暮春初六,于善惠室内披览之次,信笔朱句矣。瓢山人五十三龄”^③。彭叔守仙(1490-1555)为京都东福寺住持,晚年退住善慧轩(善惠轩),批阅《雪窦》事在天文十一年(1542)。德富苏峰(1863-1957)跋曰:“是书实是泰定元年、我正中元年刊也。藏书印一曰善慧轩,是京都东福寺塔头也;一曰彦梁,未详为何人;一曰彦洞,彦洞字明叟,兰州芳禅师之嗣法,京都建仁寺僧也,晚年不知其所终处;一曰掖斋,即狩谷印之也。”^④是该书原藏五山诸大寺,流至江户汉学大家狩谷掖斋(1775-1835),后归明治时代汉学家德富苏峰。

①川濑一马:《五山版の研究》第二章《五山版の发生期》,第72-73页。住吉朋彦:《日本汉学史における五山版》,《中国:社会と文化》第24期,2009年,第224-249页。

②椎名宏雄以为该录曾有南宋宝庆元年(1225)之刻,并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“雪窦四集”即宝庆本(《〈明觉禅师语录〉诸本の系统》,第206页),是误认四集为该录剔除宗教后的文学独立选本。实则“雪窦七集”除《祖英》、《颂古》外,未有任何他种子集曾分出单行。《雪窦》正应版后,又有南北朝(1336-1392)之刻,乃以正应为底本之覆刊,亦见丛林需求之盛,今五岛美术馆之《瀑泉》(《大东急記念文库书目》,东京大东急記念文库,1955年,第504页)、石井积翠轩文库之《祖英》(《石井积翠轩文库善本书目》文本篇,京都临川书店,1981年,第75页)皆是,其与正应本版式仅略有区别,本文不拟展开讨论。

③转引自川濑一马:《新修成篋堂文库善本书目》第四编《唐本(中国本)》第二章《元刊本》“雪窦和尚语录”条,东京お茶の水图书馆,1992年,第988页。

④转引自椎名宏雄:《〈明觉禅师语录〉诸本の系统》,第214页。

德国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元刻《祖英》^①，此前未为中日学界所知。该本亦有朱笔批阅，外盒墨题“佛顶国师手泽”、“元槧”，则其人为江户初临济僧一丝文守（1608-1646）。卷首钤白文椭圆形印“一丝”、朱文长方印“小汀氏藏书”，卷尾又有朱文长方印“小汀文库”、朱文长方印“月明庄”。是该书江户时代藏于寺院，晚近始流出而为经济评论家小汀利得（1889-1972）所得。

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所藏《祖英》问题最复杂，且尤其重要，宜详加申论。其较慕尼黑藏者微残而略同^②，实为同一本子。该本行间有室町僧朱笔点引，天头更有墨笔校记^③，笔者今辑录如次：

	诗题	卷/叶	诗句	校记
1	春风辞寄武威石秘校	上/十一	难（御）同孤劣	禦
2	送清禅者	上/二十	落落风规（今）古情	合
3	渔父	下/九	千尺丝（轮）在方寸	纶
4	送新茶（二首其二）	下/十二	龙麝相资笑解（醒）	醒
5	又和范监簿	下/十五	岛月（思）云侵	忽

上述五条诗句之文字，元泰定本、宋开禧本间并无不同，故此佚名日僧并非异本对校，乃借汉诗修养出之以理校。该本卷首钤朱文长方印“苕圃收藏”、朱文正方印“澄怀堂珍藏记”、朱文长方印“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”，卷尾钤朱文长方印“山阴钱氏藏书”。澄怀堂即曾任内阁农林大臣的山本悌二郎（1870-1937），为近代日本首屈一指的中国古书画藏家^④，而其收书之事自来未见论及。山阴钱氏指钱德培（1843-1904），此人乃清末首批驻德使馆随员，继又任驻日使馆参赞（1887-1890），是黎庶昌（1837-1896）次任公使之要员。张钧衡（1872-1927）之子张乃熊（1890-1945）号苕圃，张氏父子为晚清、民国最重要的藏书世家。张钧衡《适园藏书志》著录“《祖英集》二卷，宋刻本”^⑤，所指正是此书。张乃熊继承适园旧藏泰半，其《苕圃善本书目》亦著录该书为“宋刊本”^⑥。《苕目》实为眼见中日战事，守书不易而撰成的售书目录。1941年，张氏

①http://ostasien.digitale-sammlungen.de/cn/fs1/object/display/bsb00077340_00001.html?sort=sort-Title+asc%2CsortVolume+asc&letter=1&pubYear=%7B1324%7D&mode=pubYear。

②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藏泰定本，叶一为工楷补写，叶三缺，所附《行状》末尾劝缘记缺“雪窦住山守常劝缘”一行。

③此据阿部隆一：《中国访书志》，东京汲古书院，1975年，第188页。

④伊藤のみり：《山本二峰（悌二郎）と澄怀堂コレクション》，《美术フォーラム21》第26卷，2012年，第48-53页。

⑤《适园藏书志》卷十二集部三别集类三，民国五年（1916）南林张钧衡家塾刻本，叶二十五。

⑥《苕圃善本书目》卷一宋刊本子部，《书目丛编》三编，台北广文书局有限公司，1969年，第10页。

藏书由中央图书馆文献保存同志会收购,后成为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最大宗、完整的故家收藏^①。屈万里(1907-1979)《“国立中央图书馆”善本书目》及《“国家图书馆”善本书志初稿》历来著录为“宋释自如集贤刊本”^②。阿部隆一至台北目验,视其为“南宋”^③。今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官网仍以“宋讳玄、殷缺笔……察其字形,虽大小不匀,但结体方整,刀法尚圆润,近宋浙本类型”而断其为“宋”^④。

以上,一方面见此本递藏轨迹之特异——室町时代藏于寺庙,明治流至山本梯二郎手,晚清由驻日使节钱德培自海外购回,转手藏书世家张钧衡、张乃熊,后历经兵燹终归台湾,足见东亚书籍之路的沧桑变幻。另一方面亦见此书版本身份之谜——自清代迄今之百多年间,除郑振铎(1898-1958)曾持相反意见外^⑤,学界竟无不视其为宋刻。尽管并非没有道理,然宋讳“玄、殷”不过因袭宋本旧例,结字刀法虽近浙本,为端润之欧楷,然元代中期宁波刻风一仍南宋当地旧习,本就未随时代风尚而易以流丽的赵体^⑥。加之新现德藏者与其显为同本,故此历来目为宋本之台藏《祖英》,其真实身份应为元刻,殆无疑义!

以下,从所附序文、《行状》进言元泰定本《雪窦》之详情。宋僧德云《序》内容与前述正应版同,然字体易行草为端楷,可用以对校^⑦,兹不赘述。元僧如芝(1246-1329)所撰《序》为《全元文》^⑧所失收,甚为珍贵,今谨录如次:

明觉大师语录,版行久矣。然奥旨微言,峻机妙用,匪陋闻浅识者所得而管窥蠡酌也。雪窦毁变,版亦就烬,方外圆藏主募缘重刊。连城之璧,照乘之珠,复为赵廷之归,合浦之还,俾后学有所崇仰,其于吾教,岂少补哉!泰定甲子佛成道日,禾城本觉末学比丘如芝拜书。

①刘哲民、陈政文编:《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:郑振铎先生书信集》,学林出版社,1992年,第225、226、264、267、283页。黄庭需:《张乃熊藏书研究》,台湾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。顾力仁、阮静玲:《“国家图书馆”古籍搜购与郑振铎》,《“国家图书馆”馆刊》2010年第2期,第129-165页。

②“国立中央图书馆”编:《“国立中央图书馆”善本书目》(中)甲编卷四集部别集类,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,1958年,第40页。《“国立中央图书馆”善本书目初稿》卷四集部别集类,《屈万里先生全集》第16册,台北联经出版,1985年,第205页。“国家图书馆”特藏组编:《“国家图书馆”善本书志初稿》集部“庆元府雪窦明觉大师祖英集”条,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,1999年,第201页。

③阿部隆一:《中国访书志》,第188页。

④http://192.83.186.63/?func=find-b&request=000519150&find_code=SYS。

⑤沈津:《郑振铎致蒋复璁信札(下)》,《文献》2002年第1期,第217页。

⑥实则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尚有一部元惠宗至正二年(1342)刻《颂古集》残卷,结字即为当日流行全国的赵体行楷,其时已是元末,此本亦未为中国学界所知。

⑦前述日本学者之误认“视”字为“祖”,正借此本校出。

⑧李修生主编:《全元文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7年。

序者如芝,即元人杨维桢(1296-1370)笔下的“灵石芝禅师”^①。又据《南屏净慈寺志》:“灵石芝,泰定初住秀之本觉,行宣政院起住净慈,时年八十有四,海内尊仰,如古佛出兴。”^②“禾”、“秀”均指嘉兴。如芝《序》乃其于泰定元年(1324)嘉兴本觉寺住持任上所撰。《行状》内容含五部分:其一,题名“朝奉郎、尚书度支员外郎、直秘阁、兼充史馆检讨、实录院检讨官、同知太常礼院、兼□事骑都尉、赐绯鱼袋吕夏卿”于北宋英宗治平二年(1065)所撰《明州雪窦山资圣寺第六祖明觉大师塔铭》;其二,大慧宗杲(1089-1163)《大慧和尚赞师画像》;其三,“浙江万寿住山自如”之《重刊语录疏》;其四,劝缘记“童行祖荣同募缘”、“雪窦住山守常劝缘”^③;其五,刊记“四明徐汝舟刊”。《行状》所涉牵扯若干重要问题,多为此前学界所未明。请先看自如《重刊语录疏》:

寺既毁,印版亦随烬,人每病其磨灭而欲新之,今其时矣。凡我同志,痛先觉之洪规,阐千载之芳烈,其可后乎?右伏以乳峰崒嶭,目前万象皆空;舌本澜翻,瀑下千寻如故。天荒地老,山深水寒。寥寥浮幻何足云,落落宏规还可复。一字根极,劳生眼开。印蟾轮何必蹄涔,窥夜光须震沧海。巧出匠手,匪求蚀木于文;世有知音,不在焦桐之发。谨疏。^④

宋元两朝,雪窦寺祝融复建尝有两次,一火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(1157)^⑤,二火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(1288)。《疏》者自如即元僧一溪自如(生卒年不详),其传记首见于《增集续传灯录》:“杭州中天竺一溪自如禅师……初住浙江万寿寺……天历初,中天竺笑隐欣公奉召开山大龙翔寺,因举代住中天竺者三人,御笔点师名。”^⑥“天历初”盖元文宗天历元年(1328),其时自如为杭州中天竺寺住持,则其为“浙江万寿住山”并撰《疏》皆在此前。自如驻锡之浙江万寿,即位列五山之首的杭州径山万寿禅寺。元代新刊《雪窦》,由径山住持撰写重刊《疏》,可见郑重其事。顺便一提,此篇《重刊语录疏》亦为《全元文》所失收。自如时代既明,则《疏》云寺毁版烬所指便非南宋,而是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之事。其最早记录为陈著(1214-1297)于事发后数十年所作《重修雪窦寺记》:“戊子夏四月夜,寺灾,风烈不可扑灭,惟众寮、涅槃堂存。师(善来)曰,变酷矣!非数可诿,祇自引咎,然栋宇无常,风景故在,坏者

①杨维桢:《大中祥符禅寺重兴碑》,《东维子文集》卷二十三,《四部丛刊》影旧抄本,叶十。

②明僧大壑:《南屏净慈寺志》卷四《法胤》,明万历刻清康熙增修本,叶四十一。

③“劝缘记”中的“雪窦住山守常劝缘”八字,为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藏元版所无,今据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元版、东洋文库藏五山版补抄部分补之,而此“守常”又为何人,待考。

④《雪窦行状》,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藏元刻覆宋本,叶六。

⑤李端民:《塑佛像舍香灯田记》,释行正纂辑:《雪窦寺志》卷九上“碑记”,《中国佛寺志丛刊》第88册,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,1996年,第516页。

⑥南石文琇:《增集续传灯录》卷四,蓝吉富主编:《禅宗全书·史传部》第16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4年。

复兴,吾责矣!”^①故自如重刻《雪窦》,针对者即上述火灾。

再考《行状》卷尾“四明徐汝舟刊”记。最早述及此位宁波刻工的,是日本学者木宫泰彦(1887-1969)。他在检视正应版《雪窦》看到“徐汝舟”时,怀疑或此人曾渡日刻书,或日人将中国刻工名连同正文一并覆刻^②。继而川濑一马(1906-1999)坐实了前一猜测,以此人于宋末元初应聘而赴日助刻佛书^③。长泽规矩也(1902-1980)爬梳了多达26位的徐姓元代刊工^④,亦独未见“徐汝舟”之名。中国学界大多乐于承袭此说,以之为宋元与镰仓幕府间人员、文化交流除俞良甫外又一经典案例。然而,一块由阮元(1764-1849)于杭州发现的“大慈山定慧禅寺碑”,刻于元英宗至治三年(1323),尾款正为“四明徐汝舟刻”^⑤。此外,一部元惠宗至正五年(1345)由“浙江省儒学”主持刻印的《金史》,版心也赫然刻有“徐汝舟”三字^⑥。实则,与德、台所藏《雪窦》之刀刻“四明徐汝舟刊”记不同,日本五山版所附《行状》含“四明徐汝舟刊”六字在内,皆为佚名五山僧以毛笔补写。故知该中日版刻交流史上津津乐道之“四明徐汝舟”,实元代中后期宁波本土刻工,既非宋末元初时人,更未有赴日刻书之举。虽此“四明徐汝舟”确曾刊版《雪窦》,然其事在元泰定,与“四明洪举”之南宋开禧,前后相差120年之久。故五山版《雪窦》正文乃据宋本覆刻,而《行状》之补写实据元本。

五、结论

《雪窦录》于北宋仁宗宝元元年(1038)成书后,神宗朝(1067-1085)尝求旨入藏而未克。其后该录影响日隆,不晚于徽宗大观二年(1108)已有初刻。南宋宁宗开禧元年(1205)于宁波雪窦山资圣寺内,由方丈雪窦德云主持,本地刻工洪举执刀再刻。该版于理宗淳祐元年(1241)东渡日本,由东福寺二代东山湛照主持,于镰仓时代正应二年(1289)有其三刻。资圣寺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(1288)寺毁版烬,泰定元年(1324)寺院重兴之际,由宁波刻工徐汝舟执刀成其四刻。

该录北宋初成时为七集八卷本,即所谓“雪窦七集”。南宋中叶按语录、偈颂、诗歌之体裁不同分装三册:首册《洞庭》、《开堂》、《后录》,二《拈古》、

①释履平编:《雪窦寺志略》,《中国佛寺志丛刊》第88册,第81页。

②木宫泰彦:《元朝的雕工和出版事业》,《日中文化交流史》第4篇《南宋、元》第5章《入元僧和文化的移植》,商务印书馆,1980年,第479页。

③川濑一马:《增补古活字版之研究》上卷,Antiquarian Booksellers Association of Japan,1967年,第51页。

④长泽规矩也:《元刊本刻工名表初稿》,长泽先生喜寿纪念会编:《长泽规矩也著作集》第三卷《宋元版的研究》,东京汲古书院,1983年,第210页。

⑤阮元编:《两浙金石志》卷一五,清道光四年(1824)刻本,叶四十四。

⑥脱脱等撰:《金史》卷一百十一《列传》四九,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本,叶一。

《颂古》^①，三册《瀑泉》、《祖英》。除北宋初刻不少于十三行外，该录南宋之二刻、五山之三刻、元之四刻皆为十一行二十字本，而为同一源流。《雪窦》于明初建文朝（1399-1402）始入大藏，此后即撤去《颂古》而减为六集，乃至明末《嘉兴藏》、近代《大正藏》编排淆乱、文字讹脱，不复宋元旧貌。

该录北宋初刻早佚，南宋开禧版仅存“雪窦四集”孤本，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日本镰仓时代正应版，即以传来之开禧版为底本覆刻，其唯一足本今藏东洋文库，据此本可补已佚之宋僧德云《序》。元泰定版亦无足本传世，今东京石川武美纪念图书馆、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、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仅各有零本，据此版可补已佚之元僧如芝《序》及《雪窦行状》。以上即《雪窦》存世之最善诸本，借此庶可还原该录宋元旧貌。

开禧既刊于南宋“十刹”之宁波资圣寺，正应随之刊于镰仓时代“五山”之京都东福寺，前后相隔仅八十年。《雪窦》于古代东亚刊刻、流传的轨迹，亦透露出中日五山制度传承之一斑。元泰定之刻，中国无一存藏，全据日本流传始识其庐山面目，更可见域外汉籍之于东亚历史研究不可轻忽的重要性。

本文受教于南京大学金程宇教授、台湾佛光大学黄绎勋教授良多，蒙指示门径、匡正疏误，今谨致谢忱。

【作者简介】商海锋，男，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。研究方向：域外汉籍、东亚汉文学思想史。

①二册之内，《拈》、《颂》两集何者在前，似仍有讨论余地，此姑置之。